

SHI JIE WEN XUE



世界文学

2

1978

11/2:4

世界文学

SHIJIE WENXUE

(内部发行)

1978年第2期(内总第4期)

1978年4月15日出版

编辑者 世界文学编辑部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五号)

出版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朝内大街116号)

印刷者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定价：0.77 元



少女 (木刻)

〔巴基斯坦〕沙弗丁



《一千零一夜》插图

〔英国〕埃里克·弗雷译

世界文学

(双月刊)

一九七八年第二期

目 录

德里纳河上的桥(长篇选译)

.....[南斯拉夫] 伊·安德利奇作 4

周文蒸 李雄飞译 绍 明校

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欣悦的灵魂》.....罗大冈 73

欣悦的灵魂(长篇选译)

.....[法国] 罗曼·罗兰作 罗大冈译 100

姐妹俩(小说).....[捷克] 鲍·聂姆曹娃作 杨乐云译 128

崇高的称号(小说)

.....[朝鲜] 金三福作 金 晶译 160

迷途鱼(短篇小说)

..... [印度尼西亚] 哈·朗古迪作 张志荣译 183

讽刺小说两篇.....[土耳其] 阿·涅辛作 李贤德译

为国尽责 199

集市上的足球守门员 209

活着的枪架(诗)

.....[日本] 榎村浩作 李 芒译 214

高高的窗子(诗).....[日本] 西泽隆二作 李 芒译 221

结 算(广播剧).....[德国] 亨·伯尔作 张荣昌译 224

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历史地位与“四人邦”

文化专制主义的破产..... 柳鸣九 262

反动文艺史观的标本——“空白”论

..... 翟厚隆 295

谁夺走了她的名誉?

——评《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鲁姆》..... 谢 冕 305

世
界
文
学
动
态

阿拉伯文学家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313) 叙利亚阿
拉伯作家协会全体委员会议 (314) 黎巴嫩著名文
学月刊《文学家》复刊 (315) 两部介绍巴勒斯坦人
民斗争生活的小说问世 (315) 南斯拉夫作协主席古·
克尔克勒茨逝世 (316) 苏联为颓废派诗人巴尔蒙特
恢复“名誉” (316) 保加利亚作家埃林·彼林诞生
一百周年 (317) 匈牙利纪念著名诗人阿第·安德
莱 (318) 欧美国竞相出版《时代的俘虏》 (319)
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厄尔逝世 (320)

- 城市灯光(蚀刻版画)……………〔美国〕马丁·刘易斯 (封面)
- 少女(木刻)……………〔巴基斯坦〕沙弗丁 (封二)
- 《一千零一夜》插图……………〔英国〕埃里克·弗雷泽 (封三)

德里纳河上的桥(长篇选译)

〔南斯拉夫〕伊沃·安德利奇

周文蒸 李雄飞译

绍 明校

南斯拉夫著名作家伊沃·安德利奇的历史长篇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又名《维舍格列纪事》。这部作品通过德里纳河畔小城维舍格列从十六世纪初开始建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桥被炸毁,这漫长的四百年间发生在桥上的各种各样事件,反映作者故乡波斯尼亚人民在外国占领下所过的悲惨生活和他们的反抗斗争。作品由六、七个可以独立成篇的故事组成,这些故事中的人物最后一个个都在桥上悲惨地死去,而大桥经历水灾、战争的考验依然屹立着。作品中的桥几乎成了小说主人公的化身,它在地理上连结着东方和西方,在时间上连结着过去和现在。这部作品具有浓烈的地方色彩和一定的历史意义,因此在南斯拉夫曾有“巴尔干人民的史诗”之称。

南斯拉夫历史上曾经遭到外国入侵者几百年的蹂躏。早在十五世纪初,土耳其人就占领了巴尔干半岛全境,建立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长达三百年之久。土耳其人对他们统治下的人民除了横征暴敛、血腥屠杀,还推行一种“血贡”制度,替土耳其军队的精锐——禁卫军征集兵员。这个制度主要是各地区每隔一定时期必须交纳若干儿童作为贡税,让土耳其人把他们在某种军事教团中培育成为穆斯林。这给巴尔干地区信基督教的居民带来莫大痛苦的制度,在作品中得到形象具体的描绘,使我们一开头就对三百多年

的土耳其占领有一个深刻而集中的概念。

波斯尼亚地区由于历史上不断遭到入侵，人口流徙，居民中种族复杂，信仰不一；这种历史造成的民族的、经济的、社会的差异和矛盾，必然酝酿着反抗和斗争的风暴。波斯尼亚的上层阶级在土耳其人占领后，为了保住他们的土地和封建特权，纷纷改变宗教信仰，有的还在土耳其帝国当了大官。被辱骂为“赖雅”

（土耳其语牲畜）的百姓是奥斯曼帝国的纳税阶层，即被土耳其人所征服国家的非伊斯兰教居民，正是“赖雅”们的起义和对土耳其人统治的反抗斗争，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小说开头几章提到的那个土耳其帝国丞相美美一巴夏本来是波斯尼亚出生的人，他在儿童时期被作为“血贡”征集到土耳其禁卫军中，土耳其苏丹把他培育成统治人民的工具。他为了开拓帝国的疆土，下令在德里纳河上建造桥梁。由于官员们的横暴恣睢，引起民工们，特别是信基督教的赖雅们的反抗。他们暗地里对建桥工程进行破坏，这种反抗主要表现为宗教斗争，实际上包含着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性质，因而遭到土耳其人的残酷镇压。

岁月流逝，几个世纪过去了。土耳其人杀人如麻，德里纳河大桥的桥头上经常悬挂着鲜血淋漓的人头和竖立着受桩刑的躯体。但是“赖雅”们没有被吓倒，他们连续不断地举行起义和组织反抗斗争，终于使土耳其帝国由盛变衰，帝国的边疆被迫退到遥远的南方海边。这时候，从北方又开来奥匈帝国的占领军，这是一种“文明”的占领，他们开办银行，建造铁路，敷设供水管道，给小城带来了“繁荣”和“进步”，使得原来是一坐古老的、土耳其式的维舍格列小城也披上了欧洲式的新装。但随之而来的却是物价腾贵，通货膨胀，小城居民依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另外，作者还描绘了当时席卷欧洲的民族觉醒的浪潮对小城的冲击，一群青年在桥上热烈辩论祖国前途的动人情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里纳河上的大桥被炸毁。正是在这样一个人类即将迎接新曙光——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历史转折关头，它寓意着古老的波斯尼亚，连同它的被占领、受屈辱的历史永远结束，而新的、自由独立的波斯尼亚必将在斗争中诞生。

这部历史小说的价值不单是形象地描绘了过去的事件和人物，使我们获得了一些历史知识，而且与现实紧密结合，为现实斗争服务。伊沃·安德利奇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正当欧洲上空战云密布，法西斯主义凶焰弥漫，作家的祖国南斯拉夫在摆脱奥匈帝国统治以后，重又沦入法西斯德国的魔爪。作品中关于拉底斯拉夫的描写，令我们联想到牺牲于盖世太保刑讯室中的无数革命志士。正是在无数烈士为国牺牲的精神鼓舞下，南斯拉夫人民赶跑了土耳其的苏丹、奥匈帝国的皇帝、法西斯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使读者相信，今天正虎视眈眈地窥伺着南斯拉夫的苏修新沙皇，如果胆敢进犯，它必将遭到严阵以待的南斯拉夫人民迎头痛击。

这部作品令人稍感不足之处，是在描写人民大众的反抗斗争的时候，没有充分揭示它的阶级斗争实质，有时却被宗教斗争所掩盖；而人民大众波澜壮阔的武装起义在有些故事中也只是一笔带过，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作品在描写人民的反抗精神时虽也流露一些乐观主义情绪，但就整体而言，却带有一种孤寂郁闷的调子，这与作家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伊沃·安德利奇一八九二年出生于波斯尼亚一个贫苦的手艺人家庭，父亲在他两岁时去世，全家靠母亲抚养。安德利奇在萨拉热窝读中学，后来又到萨格勒布、克拉柯夫、维也纳等地读大学。早年积极参加反对奥地利占领的民族解放运动，是“青年波斯尼亚”组织的成员。当这个组织的青年革命家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刺杀奥匈皇储斐迪南大公，从而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安德利奇受到株连。二十二岁的青年，刚刚取得律师的资格，就被奥地利当局逮捕，整个战争期间他都是在拘禁室中度过的，这对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上深刻的烙印。大战结束后，他到格拉兹完成学业后进入外交界工作，在欧洲许多国家的首都做过大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作家又被迫沉默，但是这次沉默只是一种抗议的手段。在战争期间，安德利奇潜心写作，终于完成波斯尼亚三部曲《德里纳河上的桥》、《特拉夫尼克纪事》、《萨拉热窝女郎》。三部曲的第一部《德里纳河上的桥》在战胜法西斯后出版，荣获国家奖金，一九六一年又获得

诺贝尔奖金，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安德利奇在战后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作为波斯尼亚地区代表出席南斯拉夫联邦议会，并长期担任南斯拉夫联邦作家协会主席。他于一九七二年在贝尔格莱德逝世。

此书共二十四章，三十万言。这里选译的第二、三、四章反映土耳其占领时期的生活，第十三章反映奥匈帝国占领时期的生活。译文系根据法国巴黎普隆书局一九五六年版法译本转译。

——编者

第二章

现在让我们回溯到古代，那时候人们根本没有想到在这里造桥，更没有想到造一座现在这样的桥。

在那遥远的年代，当汗流浹背、疲惫不堪的旅客经过这里的时候，他们一定希望能够出现一种奇迹，使他们可以比较方便地渡过这条宽阔的急流，从而顺利地、迅速地到达目的地。因为开天辟地以来，当人们克服了路上的种种困难到达这里的时候，无疑会想到怎样在这里建立一条通道，正如外出远行的人总希望有好走的道路，可靠的旅伴和温暖的、好在那里过夜的客栈一样。不过每个人的想象力不一定都那么丰富，而且即使想到了，也不见得都有使它实现的决心和力量。

一五一六年的一天上午，当一个十来岁的小孩，从他的家乡——苏科罗维奇附近的一个村庄，被带往遥远的烜赫一时、威震天下的伊斯坦堡经过这里的时候，在他的脑海中便闪现过一个关于这坐桥梁的初步构想，虽然这个构想当时还模糊不清，但是后来却实现了。

那时候，在这条碧绿的、有时也会变得很浑浊的山间急流的两

岸，是大片荒芜的沙石滩。当时维舍格列已经存在，只是位置与规模不同于今罢了。在河流右岸的险峻山顶上，现在有一片废墟，那里曾经保存着一座古老的城堡。城堡及其周围的建筑群是波斯尼亚王朝全盛时期的产物，由碉楼、地道和城墙组成，是当时最有势力的一位王侯巴夫罗维奇建造的。城堡保护下的两侧，是美以当和比加瓦两个基督教区，以及新近土耳其化的一个名叫杜切的村落。在山下面德里纳河和撒夫河之间的平原上，后来出现了一座名付其实的城市，当时这里却全是田地，归城堡附近的居民所有。田地中间有一条大道，道旁有一个木板造的老式旅店，此外，还有几坐水磨坊和几间茅屋。

在大道为德里纳河阻隔的地方，有一条维舍格列著名的渡船。船是黑色的，年代也不少了。船夫动作迟缓，从来没有笑脸，他名叫亚马克。你要叫他把船摆过来，即使他神志完全清醒，也比叫一个熟睡的人还要难。他体格魁伟，力大惊人，参加过多次战争，立过多次战功，此后，他的体力就大不如前了。他只有一只眼睛，一只耳朵和一条腿（另一条腿是木头做的）。他运送旅客和货物总是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慢慢吞吞，没个准时。他对客人从不打招呼，老是板着脸。但是态度诚恳，为人可靠，所以他的讲信用和办事公道的声誉，也象他的动作迟缓和性情乖僻一样，广为流传。他同渡河的旅客既不交谈，也不拉关系。人们把付给他的铜币扔在船仓里，这些铜币就这样呆在船底的沙子里和水中，到了晚上，他用木勺掏尽船底积水以后，才懒洋洋地把铜板拣出来，带回到岸上的茅屋里去。

渡船只是在河水的流速和水位不超过或略超过正常情况的时候才行驶。一等到浪高水急，或者超过一定的水位，亚马克就把大而笨重的渡船划来，牢牢地系在河湾里。这样一来，德里纳河就成

了难以逾越的汪洋大海。这时候，亚马克对呼唤摆渡的声音充耳不闻，有时索性到村子里种他的地去了。可是整天都有从波斯尼亚来的旅客，他们周身被雨水淋湿，冻得发抖，怀着一线希望，站在乱石嶙峋的河岸上，等待着船和船夫，一面对着汹涌浑浊的河水不时拉开嗓子呼叫：“呃——，亚马克！”

只要河水不落下去，你就甭想会有人出来答话。这是郁郁寡欢、冷酷无情的亚马克自己决定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也不作任何解释。

那时候的维舍格列，实在说来，不过是一个拥挤不堪的小镇。它坐落在德里纳河岸陡峭的山坡上，古城堡的废墟下面；它的占地面积和城市面貌同建桥后随着交通和商业的发展而带来的变化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十一月的一天，一长列满载的马邦来到了河的左岸，停下来准备过夜。这是土耳其帝国禁卫军的一个官长带领着他的武装卫队，在波斯尼亚东部的农村征集到一定数目的基督徒的儿童以后，回到扎里格勒去（伊斯坦堡的塞尔维亚文名称），这些被征集的基督教徒儿童就是所谓“血贡”。

上一次征收“血贡”，距今已经六年了。所以这一次挑选比较顺利，而且有选择的余地，不费什么周折，就征集到了足够数量的男性、健康、聪明、五官端正的十至十五岁儿童。不过，仍有许多父母把孩子藏在树林里，叫他们装傻子，装跛脚，给他们穿破烂的衣服，把他们弄得蓬头垢面，有些父母甚至把亲生的孩子弄成残废，比如割去他们手上的一个指头，生怕土耳其长官看中。

人们用一长列波斯尼亚产的身量小的马匹组成的马队把选中的孩子送走。每匹马驮着两只编筐，一边一只，象装运水果一样，每一只筐里装一个小孩，以及一个小包袱和一块元糕饼，这是

他们的父母给他们的最后一点温暖。筐子摇摇晃晃，发出有节奏的声响。这些被武力带走的孩子，为了呼吸，探出脑袋，露出红润的、惊恐不定的面庞。他们当中，有些是沉着地由马背上面向远处眺望，想看看那远远落在后面的故乡，有些是边吃边哭，有些则把头倚在马鞍上打瞌睡。

马队后面，相隔一定的距离，跟着一大邦人。他们是孩子们的父母或是其他亲属，他们三三两两，上气不接下气地尾随在后面。因为这些一去永不复返的儿童，到异乡以后，将要参加割礼，加入伊斯兰教。他们将会忘记自己的宗教信仰、自己的故乡和家庭，终身在奥斯曼帝国的禁卫军服役，或许在更重要的机构任职。跟在马队后面的人多半是妇女，是被带走的孩子的母亲、祖母或姐妹。她们走近时，土耳其长官的卫队，便用皮鞭把她们赶走，一面狂叫着纵马向她们直闯过来。她们于是向四面奔跑，躲藏到道旁的树林里，但过不多久，她们又在马队后面集聚起来，极力想透过那充满热泪的两眼，再看一看露在筐子外面被夺走的亲生骨肉的面孔。她们痛不欲生。她们象送殡一样嚎啕痛哭，袒着胸，披着发，深一脚浅一脚，不顾一切地跟在后面奔跑。有的母亲几乎神经失常，她们象临盆时腹痛欲裂一样，呻吟不绝，高声吼叫。由于泪水模糊了视线，她们追赶着，撞在皮鞭底下。她们每挨一下皮鞭，都总要不加思索地问道：“你们要把他带到哪里去？”有些母亲口口声声地呼唤着她们的儿子，想用最简短的话语，再叮嘱他们几句，叫他们路上保重。

“拉岱，我的儿子，不要忘了你的母亲！”

“伊利亚！伊利亚！伊利亚！”另一个妇女拚命用眼睛寻找那亲爱的、熟悉的面孔，不订地这样叫着，好象要把这基督教的名字深深印入孩子的脑海中，因为几天以后这个名字就永远不再归他

所有了。

但是路途漫长、坑坑洼洼，她们的体力是有限的，而且土耳其人又是那样凶悍和无情。于是，她们渐渐地停了下来。由于途中的劳累，皮鞭的抽打，一个个不得不放弃这种无谓的努力。即使最坚强的妇女到了维舍格列渡口，也不得不打消继续前进的念头，因为人们不容许她们登上渡船，又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过河。现在她们可以坐在河岸上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谁也不会再来驱逐她们了。她们木然地呆在这里，忘了饥渴和寒冷，想再看一看渐渐消失在对岸都布龙方向的马队，再一次在脑海中重现一下渐渐从眼前消失的亲爱的孩子的身影。

十一月的这一天，在这些筐子里，有一个长着棕色头发、年纪不过十来岁，从苏科罗维奇山里来的儿童。他默无声地左右张望着，眼睛里没有一滴泪水。他那冻得红肿的手里拿着一把弯弯的小刀。他一面漫不经心地用小刀在筐子边上刻划着，一面环顾四周。他一定不会忘记那乱石遍地的河岸，岸上有几株枝叶稀疏的杨柳，柳叶已经脱落，呈现出一片凄凉的冬天的景象；他更不会忘记那位魁伟的船夫和那摇摇欲坠、四面透风、到处布满蜘蛛网的水磨坊，——孩子们曾经在这里过夜，第二天渡过浑浊的德里纳河，他们过河的时候，几只乌鸦在河上空盘旋，发出呱呱的叫声。他感到身上有点不适，仿佛有一长条剧烈的创伤，时时要把他的胸膛撕裂，这使他非常痛苦。大路到这里被切断了，乱石嶙峋的两岸，满目荒凉，毫无生机。渡河是这样地艰难，代价高昂又不可靠。这一切定会同他身体上的病痛联系在一起，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在这个多山之乡，贫穷的景象触目皆是，令人不胜悲哀，百感交集。在这里，人们在强大的自然界面前束手无策，谁要是对于这种无能为力感到羞耻，就不仅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痛苦和落后，而且还可

以看到别人的痛苦和落后。

这个小孩在十一月的这一天所经历的一切，使他身上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后来一直没有痊愈，甚至在他改变了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改变了姓名和国笈以后，也一直在折磨着他。

装在编筐里的这个小孩后来的情况，世界各国出版的历史书笈上作了很多介绍，在这广阔的世界里，人们对于他的了解比我们了解的还要多。若干年以后，他成了苏丹宫廷中的一个办事果断的青年军官，后来擢升为海军大将，当上了驸马，成为世界闻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的名字早已改为美美一巴夏·苏格利，他指挥了在三大洲进行的多次战争，这些战争大多取得了胜利。他开拓了土耳其帝国的疆界，对外保证了国家的安全，对内治理有方。他在六十几年中，侍奉过三个苏丹，他所经历过的各种顺利环境和恶劣环境，只有少数出类拔萃的人才有可能经历过。他的权力和势力大得难以想象，很少有人能够同他媲美，也很少有人能够在这种地位上呆那样久。这个人到了异乡之后起了哪些变化，我们无从揣度。他从故乡被人带出来的时候所留下的一切，他大概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维舍格列的德里纳河渡口、荒凉的两岸，许多冻得发抖、徘徊不定的旅客，破旧不堪、划得很慢的渡船，体格魁伟的船夫，以及浑浊河水上空啼饥号寒的昏鸦，——这一切他无疑也早就没有什么印象了。不过，上述这一切在他身上造成的不适之感，却始终没有完全消失。相反，等他到了古希之年，这种病痛——仿佛有一长条剧烈的创伤要把他的胸膛撕裂——的发作却越来越频繁了。他小时候得的这种奇怪疾病和他后来生过的其它疾病迥然不同。每当这种病发作，丞相往往闭上眼睛等待它过去。就在这个时候，他想到了根除这个痼疾的唯一办法是，消灭那遥远的德里纳河上的渡口，因为那里的贫穷和种种不便越来越严重，在这条险恶

的河水上架起一座桥，把险峻的两岸沟通，使被切断的大道成为通衢，从而把波斯尼亚——他的出生地和东方——他后来生活的地方，永远牢固地连接在一起。因此，在他闭目忍受病痛的一刹那，他第一个在脑海中发现了将要在这里建造的雄伟壮丽的大石桥的身影。

根据丞相的命令，并由他出钱，德里纳河上的建桥工程就在这一年开始了，工程进行了五年。这五年，对于维舍格列乃至整个地区说来，一定是一个意义重大、非常活跃的沧海桑田的时期。可是，奇怪的是，在维舍格列，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在回忆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事迹（包括与石桥间接有关的），但工程进行的详细情况流传下来的却不多。

老百姓所记得的和谈论的，只是一些他们能够懂得，可以改编为传说的东西。其他的一切，由于种种无法弄清楚的、很自然的原因而无声无息地流逝了，没有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什么痕迹，更不能引起他们的联想。在他们看来，这项工期很长的艰巨工程，是别人的事。只是当大桥经过艰苦的努力而竣工以后，人们才开始回忆起详细经过，才开始用许多传闻的故事来对这坐桥梁的诞生过程进行一番添枝加叶的描述，这些传闻故事是他们自己很巧妙地编造出来的，并且长久地留在他们的记忆当中。

第三章

就在丞相作出决定的那年春天，他所派遣的官员及其随从来到了维舍格列，为筹建这坐桥梁，做一切必要的准备。他们人数很多，并且带来马匹、车辆、工具和帐篷。他们的出现，在这个小城及其附近的农村，尤其是在基督教徒当中，引起了恐惧和不安。